

## 〈昭王與龔之腓〉考釋四則

趙苑夙\*

### 摘要

本論文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與龔之腓〉提出四點考釋意見：其一，簡6「介趣」當讀為「介趨」，「介」訓「近」，「趨」訓「歸附」，「介趨」意指龔之腓隨侍在昭王身側且忠心歸附。其二，簡7「𠄎」字當隸為「裨」讀為「紆」，「紆袍」即絲質的袍衣。其三，簡9「𠄎」字當隸為「訖」讀為「訖」，「罪」、「過」之意。其四，簡10「𠄎」字可讀為「擾」訓為「撫恤」，或讀為「憂」訓「優遇」。

關鍵詞：昭王與龔之腓、楚簡、戰國文字、字詞考釋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fromfar@alumni.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2.10.01；接受刊登日期：2013.04.23；最後修訂日期：2014.04.21

## A Philological Study of Four Characters of “Zhao Wang Yu Gong Zhi Zhun”

Yuan-su Chao<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explanations of troublesome or hard to identify words found in “Zhao Wang Yu Gong Zhi Zhu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vol. 7. First of all, the phrase “Jie Cu (介趨)” on slip number 6 should be read as “Jie Cu (介趨)”. “Jie (介)” means “near” and “Cu (趨)” means “allegiance”. “Jie Cu (介趨)” means Gong Zhi Zhun followed the King and Gong Zhi Zhun was very loyal to the king. Second, the character “” on slip number 7 should be read as “Ren (紕)”, and “Ren Pao (紕袍)” means “silk underclothes”. Third, the character “” on slip number 9 should be read as “You (訖)”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mistake”. Fourth, the character “You (憇)” on slip number 10 should be read as “Rao (擾)” or “You (優)”, and means “pacify” or “give special treatment”.

**Keywords:** Zhao Wang Yu Gong Zhi Zhun, Chu Bamboo Slips, Warring States Writing, interpreting and explaining words and phrases

---

<sup>\*</sup>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Received October 1, 2012; accepted April 23, 2013; last revised April 21, 2014

## 壹、前言

〈昭王與龔之腓〉著錄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sup>1</sup>與〈昭王毀室〉同卷抄錄於十支簡上，簡 5 墨節之後「邵王迺」三字屬〈昭王與龔之腓〉篇首，簡 10 為兩段殘簡拼合而成，中有缺字，當補何字尚有爭議。

對於本篇文意，各家理解頗有出入，原整理者有如下說法：

《昭王與龔之腓》敘述昭王為玨寶之事，大尹遇見龔之腓，由其衣著疑是腓為之，並告知昭王，於是昭王不願見龔之腓；而大尹瞭解真情後又告知昭王，昭王遂見龔之腓。此篇內容有缺失，尚不能通讀。<sup>2</sup>

陳劍對簡文的斷讀及文意的理解，都和整理者大相逕庭，<sup>3</sup>此後學者多在陳劍斷讀的基礎上再做理解，取得可觀的研究成果，唯部分難字或有可商處，筆者在此略陳拙見以就教於方家。

## 貳、全篇釋文<sup>4</sup>

邵（昭）王迺（蹠）【簡 5】逃珣，龔（龔）之腓馭王。灑（將）取車，大（太）尹遇之，被（披）襦=（襦衣），大（太）尹內（入）告王：

<sup>1</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sup>2</sup> 陳佩芬，〈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腓 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181。

<sup>3</sup>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腓》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簡帛研究，<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2.htm>，2005年2月15日瀏覽。

<sup>4</sup> 釋文主要從陳劍說法，用陳劍之說而與整理者不同處，不另出註。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腓》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

「儻（僕）遇臍（將）取車，被（披）襦=（禱衣），臍介趣（趨）君王  
[一]，不【簡6】臍（獲）<sup>5</sup>曠（引）頸之臍（罪）[於]<sup>6</sup>君王，至於定（正）  
晝（冬）而被（披）襦=（禱衣）。」王訖（召）而余（予）<sup>7</sup>之裨（紕）裨  
（袍）[二]，葬（龔）之臍被（披）之，元（其）袷（襟）見（現）。<sup>8</sup>

羿（返）<sup>9</sup>逃瑤，王命葬（龔）之臍【簡7】母（毋）見。大（太）尹  
昏（聞）之，自訟<sup>10</sup>於王：「老臣為君王獸（守）視之臣，臍（罪）元（其）  
空（容）於死，或（又）昏（昧）死言，儻（僕）見臍之倉（寒）<sup>11</sup>也，  
以告君王，今君王或（有）<sup>12</sup>命【簡8】臍母（毋）見，此則儻（僕）之  
臍（罪）也。」王曰：「大（太）尹之言臍，可（何）訖（訖）又（有）」

<sup>5</sup> 從張繼凌隸為「臍」。張繼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臍 東大王泊旱》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158。

<sup>6</sup> 單育辰據文意補「於」字，此從之。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六〉，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0)，2008年8月5日瀏覽。

<sup>7</sup> 從孟蓬生讀為「予」。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簡帛研究，<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mengpengsheng001.htm>，2005年2月15日瀏覽。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4。

<sup>8</sup> 整理者將「袷」字如字讀，無誤，「袷」本為「衣襟」之義，為符合後世用字習慣，此從張繼凌讀為「襟」；「見」字整理者亦如字讀，此從張繼凌讀為「現」。張繼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臍 東大王泊旱》研究，頁171。

<sup>9</sup> 從李守奎釋「羿」為「樊」，讀為「返」，「返逃瑤」即「返自逃瑤」。李守奎，〈《楚居》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獻中與樊相關文例的釋讀〉，《文物》2011年第3期（2011年3月），頁77-78。

<sup>10</sup> 整理者訓「訟」為「訴訟」，秦樺林引《廣雅·釋詁一》：「訟，責也。」謂「自訟於王」是「向王表示自責」，當以秦說為是。陳佩芬，〈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臍 釋文考釋〉，頁189。秦樺林，〈楚簡《昭王與龔之臍》補釋〉，孔子2000，<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626>，2005年2月24日瀏覽。

<sup>11</sup> 從陳劍釋「寒」。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臍》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

<sup>12</sup> 筆者以為「或」可讀為「有」，在此為謂語前之助詞，「或」匣母職部、「有」匣母之部，雙聲對轉。

安(焉) [三]? 天加禍於楚邦, 息(暴) 君吳王身至於郢, 楚邦之良臣所  
齎(𦉑)<sup>13</sup> 【簡9】 骨, 虐(吾) 未又(有) 以惠(擾/優) 亓(其) 子  
[四]。腓既與虐(吾) 同車, 或(又) 𠂔衣, 凶(使)<sup>14</sup> 邦人瘠(皆) 見  
之。三日安(焉) 命龔(龔) 之腓見。【簡10】

## 參、簡文疏證

### 一、腓介趣(趨) 君王

整理者讀「介趣」為「介趨」, 訓「介」為「獨」, 「介趨」即獨自駕  
御。<sup>15</sup>

陳劍以「介」字待考, 讀「趣」為「騶」, 指主管養馬和駕車之人,  
或用作動詞, 訓「駕車」。<sup>16</sup>

<sup>13</sup> 陳劍以「爻」聲轉讀為「暴」, 訓「暴」為「暴(曝)露」; 張繼凌、金俊秀皆以「齎」從「歲」聲, 讀為「𦉑」, 《說文·火部》:「𦉑, 暴乾也。」筆者以為「暴骨」文獻用例雖多, 亦切合簡文文意, 但「爻」、「暴」為匣母和並母, 相去較遠。而楚簡從「𦉑」之字數見, 上博簡《周易》簡25「𦉑」與今本對照可知當讀「衛」, 上博《交交鳴鳥》和楚帛書《四時》相關字形亦讀「衛」、「越」, 音近於「歲」, 故筆者暫從讀「𦉑」之說, 「𦉑骨」意近於「暴骨」, 但先秦未見「𦉑」字用例, 仍有可疑。陳劍, 〈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腓》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張繼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腓 東大王泊旱》研究, 頁194。金俊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6年), 頁52-65。

<sup>14</sup> 整理者隸為「由」, 引《說文·由部》:「由, 鬼頭也。」季旭昇、孟蓬生、劉樂賢、陳劍皆改隸為「凶」, 季氏、孟氏、劉氏並改讀為「使」, 筆者從讀「使」之說。陳佩芬, 〈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腓 釋文考釋〉, 頁190。季旭昇, 〈上博四零拾〉, 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jixusheng002.htm>, 2005年2月15日瀏覽。孟蓬生, 〈上博竹書(四)閒話〉。劉樂賢, 〈讀上博(四)札記〉, 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18>, 2005年2月15日瀏覽。陳劍, 〈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腓》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

<sup>15</sup> 陳佩芬, 〈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腓 釋文考釋〉, 頁187。

秦樺林讀為「介趨」，以「介」為動詞，訓「披甲」，「介趨君王」即「為君王介趨」。<sup>17</sup>周鳳五亦讀「介趨」，「介」訓「披甲」，「趨」訓「走也」，認為「介趨」即「披甲奔走」，指侍衛之職，由此知隸的身分與「旅賁氏」有關，合上下文斷讀為「隸介趨。君王不赦汰侈之罪，君王至於正冬而被縠衣」，又對太尹本段言論有如下理解：

隸之隸身為楚王侍衛，應當披甲奔走，現在被拔擢替楚王駕車，更要謹守本分才是。然而他卻驕傲僭越，違背禮制，身著華麗的縠衣，所以大尹向昭王提出檢舉。<sup>18</sup>

張崇禮同陳劍讀「趣」為「騶」，取「駕車」義，又認為「介馬」一詞之「介」有「給馬披甲」義，可能由此而引申出「套馬」義，「介騶」即「套馬駕車」。<sup>19</sup>禰健聰認為「介」和「趣」，即出行前給戰馬套上馬甲和行進時為王駕車，是御者的工作，簡文「介趣君王」是代指隸之隸作為君王御者的身分。<sup>20</sup>

楊澤生認為整理者釋「介」之字與《說文》「示」字古文「𠄎」相近，下部三豎皆朝同方向彎曲，差別只在上橫畫是否寫平，故釋其為「示」，

---

<sup>16</sup>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隸之隸》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

<sup>17</sup> 秦樺林，〈楚簡《昭王與隸之隸》補釋〉。

<sup>18</sup> 周鳳五，〈上博四《昭王與隸之隸》新探〉，「2008年國際簡帛論壇」(2008 International Forum on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臺灣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Creel Center for Chinese Paleography)主辦，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承辦，2008年10月30日-11月2日於芝加哥大學國際學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ternational House)舉行，頁3-4。

<sup>19</sup> 張崇禮，〈讀上博四《昭王與隸之隸》劄記〉，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5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57)，2007年5月1日瀏覽。

<sup>20</sup> 禰健聰，〈上博簡《昭王毀室》篇字詞補釋〉，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52-53。

訓「示意」、「告知」，「趣」如字讀，訓「趨向」、「前往」，「腓示趣君王」大意为「腓示意太尹（或告知太尹），他前往君王那裡。」<sup>21</sup>

單育辰以為整理者釋「介」之字或為「尔」之訛變，讀為「邇」，「邇趣」即「促邇」，是「在……身邊」的意思。<sup>22</sup>

劉雲以整理者釋「介」之字當釋為「掌」，謂其形與《古文四聲韻》〈唐韻〉「掌」字作「𠂔」之別只在左右相反，「掌」訓「掌管」，「趣」從陳劍讀「騶」，訓為「主管養馬並管駕車之人」，「趣」字後補虛詞「於」，「腓掌騶〔於〕君王」即「腓為君王掌管養馬和駕車之事」。<sup>23</sup>

### 【按】

整理者釋「介」之字，目前共有釋「介」、「示」、「尔」、「掌」四說，此字原形如下：



楚簡「尔」字作「尔」（上博一〈緇衣〉簡2）、「尔」（上博二〈昔者君老〉簡4）、「尔」（上博七〈吳命〉簡5），單育辰以「𠂔」為「尔」之訛，或以為省了「尔」形上端之右斜筆，但「尔」字未見此種省略方式，就算做此省略，其左斜筆與下方三豎畫位置仍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尔」字下方三豎畫未見朝同方向彎曲的寫法，故「𠂔」不當釋「尔」。

<sup>21</sup> 楊澤生，〈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yangzesheng001.htm>，2005年3月24日瀏覽。楊澤生，〈讀《上博四》札記〉，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37。

<sup>22</sup>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六〉。

<sup>23</sup> 劉雲，〈說上博簡中的「掌」字——兼談文獻中相關的字形訛變現象〉，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0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04)，2008年11月29日瀏覽。

《說文》「示」字古文「𠄎」下三豎畫雖朝同方向彎曲，但其向左再向右彎之形明顯與「𠄎」不同，且楚簡「示」字皆不作「𠄎」形寫法，一般作「𠄎」（天策），亦有只寫一橫畫者如「𠄎」（上博一〈孔子詩論〉簡12「福」）所從，其下豎筆有向同方向彎曲者如「𠄎」（郭店〈老子甲〉簡38），但上橫畫未見如「𠄎」上部之斜筆寫法，故「𠄎」釋「示」的可能性較小，且就文意來看，張崇禮已指出「臍介（示）趣君王」解為龔之臍告知太尹他要到君王那裡去，與下句「不獲寅頸之罪」無法銜接，是以不從「示趣」之說。

劉雲釋「𠄎」為「掌」的主要依據是傳抄古文「𠄎」，《說文》〈爪部〉：「爪，亦夨也，從反爪。」<sup>24</sup>王筠《說文解字句讀》：「爪，執掌之掌。」<sup>25</sup>《漢書》〈揚雄傳上〉：「爪華蹈衰」，顏師古注：「爪，古掌字。」<sup>26</sup>可證「𠄎」確為「掌」之古文，不過「𠄎」形與所論「𠄎」之筆畫方向仍有差別。《汗簡》「掌」字作「𠄎」，《古文四聲韻》作「𠄎」，<sup>27</sup>劉雲以「爪」、「夨」為同形字，確有其可能性，但傳抄古文形體或有訛變，不宜單以訛變後的「𠄎」證「𠄎」為「掌」字，目前楚簡所見「爪」旁甚多，如「𠄎」（包 2.5「為」）、「𠄎」（信 2.010「𠄎」），未有訛近於「𠄎」形寫法者，與所論「𠄎」亦相去甚遠，故「𠄎」釋「掌」的可能性不大。

就楚簡字形來看，「𠄎」仍以釋「介」為佳，楚簡「介」字如「𠄎」（信 2.013）、「𠄎」（上博七〈吳命〉簡 4）形，上方皆作斜筆，三豎畫皆同向彎曲。再者，「介」之上斜筆有向右突出於中豎畫較多者，如「𠄎」

<sup>24</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頁114。

<sup>25</sup>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160。

<sup>26</sup>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揚雄傳上〉，《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3536。

<sup>27</sup>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1193。

(信 1.04「芥」)、「𠄎」(包 2.114「疥」)，所論「𠄎」字即此種「介」字寫法。

釋「𠄎」為「介」之說，又有訓「獨」、訓「披甲」、訓「套馬」之別。對解「介趣(趨)」為「獨自駕御」之說，張崇禮提出質疑，認為古人駕車都是一個人，太尹似乎沒必要對昭王(516-489 B.C.)強調龔之腓「獨自駕車」這一點，反駁有理。但張氏訓「介」為「套馬」，解「介騶」為「套馬駕車」，筆者認為亦有可疑，「介」有「披甲」義，用於「介馬」一詞中自然可理解為「給馬披甲」，但獨一「介」字恐無法做此理解，就算「介」可獨用而訓為「給馬披甲」，其意與一般的「套馬」亦不相同，文獻「介馬」或「介」未見訓為「套馬」義者。

秦樺林訓「介」為「披甲」，未直釋「介趨君王」之意，將之解為「為君王介趨」，不知是指龔之腓披甲為昭王趨車，或指龔之腓為馬披甲且為昭王趨車，簡文已說龔之腓「被襦=」，且「被襦=」的樣子還被太尹所見，則龔之腓不太可能又「披甲」，再者《周禮》〈夏官·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sup>28</sup>但簡文昭王到逃瑤似與軍旅之事無關，不需「介而趨」，亦不需為馬披甲。周鳳五以「介趨」為「披甲奔走」，代指侍衛，但文獻未見以「介趨」一詞代指侍衛者，且在簡文中只見龔之腓有為王駕車之實，無線索證明其原為侍衛身分，就「睢介趨。君王不赦汰侈之罪，君王至於正冬而被縠衣」一段，亦不能看出龔之腓被拔擢替楚王駕車。禰健聰以「介趣君王」代指「君王御者」的身分，有其可能性，但前已言「介」字獨用無「為馬披甲」之意。此外，在傳世文獻中實未見以「趣」或「趨」訓「駕車」之例，故上述「駕車」諸說皆有可疑。

<sup>28</sup> 清·阮元刻，〈夏官〉，《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475。

筆者認為此處「介」或可訓「近」、「側畔」，《楚辭》〈九章·哀郢〉：「悲江介之遺風」，蔣驥注：「介，側畔也。」<sup>29</sup>《穀梁傳》莊公十八年：「不使戎邇於我也」，陸德明《經典釋文》：「邇，一本作介，亦近也。」<sup>30</sup>《穀梁傳》文公十五年：「不以難介我國也」，范寧注：「介，猶近也。」<sup>31</sup>「趣」可如字讀，或轉讀為「趨」，兩字皆清母侯部，通用例多。「趣」有「趣向」義，引申而有「趨從」、「歸附」義，如《詩》〈大雅·域樸〉：「芄芄域樸，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朱熹《詩集傳》：「芄芄域樸，則薪之樞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sup>32</sup>指美好的君王為人所樂從，「左右趣之」《春秋繁露》〈郊祭〉和《晏子春秋》〈內篇·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為一心〉並引作「左右趨之」，<sup>33</sup>《說文》〈走部〉：「趣，疾也」、「趨，走也」，<sup>34</sup>先秦文獻中訓「依附」、「歸向」之例多用「趨」字，故簡文以讀「趨」為佳，《孟子》〈告子下〉：「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sup>35</sup>《荀子》〈議兵〉：「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楊倞注：「趨，歸也。」<sup>36</sup>《大戴禮記》〈保傅〉：「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王聘珍解詁：「趨，歸也。」<sup>37</sup>《戰國策》〈齊策·齊宣王見顏觸〉：

<sup>29</sup> 清·蔣驥撰，〈九章〉，《山帶閣註楚辭》（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52。

<sup>30</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98。

<sup>31</sup>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穀梁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111。

<sup>32</sup> 宋·朱熹，《詩集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55。

<sup>33</sup> 漢·董仲舒撰，賴炎元註譯，〈郊祭〉，《春秋繁露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376。吳則虞集釋，〈內篇〉，《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59。

<sup>34</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64。

<sup>35</sup> 清·阮元刻，〈告子下〉，《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213。

<sup>36</sup> 先秦·荀況，〈議兵〉，《荀子》（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09。

<sup>37</sup> 清·王聘珍，〈保傅〉，《大戴禮記解詁》（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66。

「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sup>38</sup>《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sup>39</sup>簡文「腓介趣（趨）君王」強調龔之腓近附於昭王，隨侍身側且忠心歸附昭王，不但無罪，反當有功。

## 二、裋（新／紕）褌（袍）

整理者隸為「裋褌」，未直釋其義，但有如下論述：

「裋褌」，「裋」，《廣雅·釋器》：「袖也。」《說文通訓定聲》：「裋，凡裋皆言兩旁，衣際，裳際，正當手下垂之處，故轉而名袂。」《廣雅·釋器》：「袂，袖也。」《儀禮·有司》「以右袂推拂几三」鄭玄注：「衣袖謂之袂。」「褌」，假為「褌」，《說文》所無，小兒衣也，即緜裙，俗作「褌」。<sup>40</sup>

孟蓬生認為「裋褌」當是合成詞，對「裋」字未有說，讀「褌」為「褌」，指寬大的衣服，對文意有以下疏釋：

楚王到了定，龔之腓穿著王的裋衣（這大約是不合禮制的），楚王怕別人看見（為了包庇龔之腓），於是告訴了他，並給了他一身寬大衣服。龔之腓就把它套在了裋衣的外面，但裋衣的衣襟還是露了出來。<sup>41</sup>

陳劍指出首字從「壬」聲，不從天干字「壬」，「褌」所從「呆」即古文「保」，兩字可以音近讀為「領袍」，即「一領袍子」，「袍」不但有

<sup>38</sup> 漢·劉向集錄，〈齊策〉，《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406。

<sup>39</sup> 漢·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魏其武安侯列傳〉，《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2843。

<sup>40</sup> 陳佩芬，〈昭王殿室 昭王與龔之腓 釋文考釋〉，頁188。

<sup>41</sup>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話〉。

表有裡，且內有絮著，可以禦寒。<sup>42</sup>張崇禮讀為「裡袍」，指對襟單衣，引《方言》卷四：「禪衣……有袞者，趙魏之間謂之袞衣；無袞者，謂之裡衣」，錢繹箋疏：「裡衣，即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襟者也。」為證，簡文「裡」乃單就其形制「對襟」而言，因無右外襟，易露出裡面的衣襟，故簡文後言「其袞見」。<sup>43</sup>周鳳五原讀「衽袞」為「綱袍」，《禮記》〈玉藻〉：「禪為綱」，鄭玄注：「有衣裳而無裡。」認為昭王給龔之腓一件綱袍，是要他披在虎皮華服之上以示恭敬。後改從「壬」聲讀為「褻袍」，《說文》〈衣部〉：「褻，黻衣也。」段玉裁注：「黻者，泉屬，績黻為衣，是為褻也。」昭王賜給龔之腓一件褻袍，是因為他違背禮制穿黻衣，要他將褻袍罩在黻衣之上以示恭敬。<sup>44</sup>

陳斯鵬認為首字可能從「氐」，釋為「祗」，讀若「緋」，「祗袞」即「緋袍」，《說文》〈糸部〉：「緋，厚繒也。」<sup>45</sup>

何有祖以首字從「衣」、從「身」，釋為「裋」，引《廣雅》〈釋器〉：「裋，裋也」、王念孫疏證：「裋，謂衣中也。字通作身」為證，疑「裋袍」指貼身衣袍。<sup>46</sup>張繼凌原讀「裋袞」為「新袍」，後改從季旭昇讀「陳袍」，簡文意為「昭王聽了太尹的勸諫，敷衍了事，隨便給龔之腓一件舊

---

<sup>42</sup>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腓》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

<sup>43</sup> 張崇禮，〈讀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腓》筭記〉。

<sup>44</sup> 周鳳五，〈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腓》新探〉（初稿），「中國古文字理論與實踐」（Chinese Paleography: Theory and Practice）國際研討會，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主辦，2005年5月28日-30日，頁4。周鳳五，〈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腓》新探〉，頁5。

<sup>45</sup> 陳斯鵬，〈初讀上博竹書（四）文字小記〉，簡帛研究，<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sipeng001.htm>，2005年3月6日瀏覽。

<sup>46</sup>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筭記〉，簡帛研究，<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heyozu001.htm>，2005年4月15日瀏覽。

袍子。結果舊袍子又不是很合身，讓龔之臝的裯衣的衣襟露了出來，所以昭王就要龔之臝不要露臉」。<sup>47</sup>

單育辰認為首字實從「囚」（「盥」之所從），其中從「人」，「人」中有一小橫飾筆，因上部借用了「衣」之「亠」形，故未將「人」全部圈括，只於底部書寫一彎筆，在此讀為「縕」，「縕袍」指舊絮填襯的袍子，是古代常見的冬服，簡文在說龔之臝將袍子罩在裯衣外面，但裯衣的領子露了出來。<sup>48</sup>後修正其說，指出下文「臝（龔）之臝被（披）之，亠（其）袷（襟）見（現）」的「之」、「其」皆當指「縕袍」，古代「袍」上還有一件做為「表」的衣服，簡文中「裯衣」穿在「縕袍」外面，但縕袍的領子露了出來。<sup>49</sup>

### 【按】

「褌」字有讀「褌」、「袍」、「褌」三說，要釋讀此字，須將「王召而予之褌褌」和下文「龔之臝披之，其襟現」結合來看，多數學者皆以「其襟現」之「其」指龔之臝原來穿在身上的「褌」，唯單育辰指出「之」、「其」皆指「褌褌」，就文法來看，當以單氏之說為是，「其」字與上文「褌」相距甚遠，不太可能是「褌」之代稱，只能是「褌褌」代稱。簡文既說「其襟現」，表示「褌褌」除「襟」以外的地方是外人看不到的、是穿在裡面的，如此則「褌」字不太可能解為「褌」（寬大衣服）。「褌」為「小兒衣也」，用於簡文不通，亦不可從。

<sup>47</sup> 張繼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臝 東大王泊旱》研究》，頁 170。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67。

<sup>48</sup>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六〉。

<sup>49</sup>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六》補記〉，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7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70)，2008 年 9 月 2 日瀏覽。

問題是多數學者將「袍」理解為中著棉絮的長外衣，若此則讀「袍」亦不通於簡文，但單育辰已指出古代「袍」並非最外層的衣服，其上有「表」，引《禮記》〈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玄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孔穎達正義：「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乃成稱也。」<sup>50</sup>筆者贊成單氏之說，關於「袍」為「內衣」之載，還見於《釋名》〈釋衣服〉：「袍，苞也。苞，內衣也。」<sup>51</sup>《論語》〈鄉黨〉：「紅紫不以為褻服。」鄭玄注：「褻服，袍、禪。」<sup>52</sup>《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褻器。」鄭玄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賈公彥疏：「言掌王之燕衣服者，謂燕寢中所有衣服之屬。」<sup>53</sup>燕寢之服自不可能是外衣。將「保」讀為「袍」，理解為納有絮棉的內衣，正能通讀簡文。

整理者隸「衽」之字原形如下：



此字「衣」旁以外部件有釋「王」、「壬」、「身」、「氏」、「囚」（「盥」所從）五說。楚簡「王」字作「王」（包 2.42）形，上為平直橫畫；「壬」旁可見本篇簡 10「虐」作「𠄎」，下為平直橫畫；「氏」字作「𠄎」（上博二〈容成氏〉簡 53）、「𠄎」（包 2.163「邸」），上多為波浪形，下為平直橫畫，皆與所論字有差距。「盥」所從「囚」見於包山遺冊 260 作「𠄎」，單育辰以所論字中間為加橫飾筆的「人」旁，並謂此種形體的「人」楚簡多見，但觀楚簡側立「人」旁，未有在中間加橫飾者，單氏以「信」

<sup>50</sup> 清·阮元刻，〈喪大記〉，《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 779。

<sup>51</sup> 漢·劉熙，〈釋衣服〉，《釋名》（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19。

<sup>52</sup>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266。

<sup>53</sup> 清·阮元刻，〈玉府〉，《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頁 97。

字所從「人」旁為證亦有可疑，「信」之楚簡字形為「𠄎」(包 2.90)，其右當為有標音作用的「千」旁(「千」清母真部、「信」心母真部)，而非加飾筆的「人」旁，是以不從其說。

就字形觀之，所論偏旁與本篇簡9「身」字作「𠄎」接近，但因包夾於「衣」旁之間，故「𠄎」形筆劃不如「𠄎」之開展，不過仍可見其轉折彎曲之勢，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簡6「攸(修)身」之「身」作「𠄎」形，末筆由「𠄎」變為平直橫畫，與所論偏旁亦近，故所論字當從何有祖釋為「裋」。但何氏引《廣雅》王念孫疏證：「裋，謂衣中也。字通作身」謂「裋袍」為貼身衣袍，則筆者不從，《廣雅》：「衽、裋、袪、裋，裋也」<sup>54</sup>取「衣身」之意，王念孫「衣中」意當同「衣身」，指衣之中部，而非「貼身」。讀「裋」為「陳」之說音理可通(「身」書母真部、「陳」定母真部)，但就同卷〈昭王毀室〉中昭王體恤下情的形象和本篇後文昭王對鬻骨良臣之子的記掛之情來看，昭王並非無情之人，在聽太尹說龔之腓受寒的情形後，不太可能敷衍了事賜予一件舊袍，故不從讀「陳」之說。

「新」屬心母真部，與「裋」有舌、齒之別，但「新」從「辛」聲，張繼凌已舉從「辛」聲的「親」有與「身」通假之例。此外，古籍亦見「書」、「心」二聲相通例，如《左傳》成公五年：「會晉荀首于穀。」<sup>55</sup>「荀首」《公羊傳》作「荀秀」(「首」書母幽部、「秀」心母幽部)。<sup>56</sup>又「小」(心母宵部)、「少」(書母宵部)二字在傳世和出土文獻通假例多，如傳世《禮記》〈緇衣〉「小雅」之「小」在上博一〈緇衣〉就寫作「少」。昭王得知龔之腓受寒，於是賜給腓一件可禦寒的新袍，文意通順。此說的

<sup>54</sup> 清·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423。

<sup>55</sup>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439。

<sup>56</sup>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218。

疑點在於楚簡已見「新」字，且為數不少，不過楚簡中亦有其他本字已見卻又借用他字通假者，此非孤例，如郭店〈老子甲〉簡 6 已見「化」字作「𠄎」，簡 13「萬物將自化」的「化」卻借用「愚」形為之，又如「從」字在楚簡作「𠄎」（包 2.91）、「𠄎」（上博一〈緇衣〉簡 8），在上博一〈緇衣〉簡 9「從容有常」卻借「𠄎」形為之，故「裋」讀為「新」可備一說。

筆者疑「裋」或可讀「紆」，「紆」屬日母侵部，與書母真部的「裋」同為舌音，「書」、「日」二母在楚簡有通假例，楚簡「仁」字多作從「身」從「心」的結構，如「慎，仁之方也」之「仁」，在上博一〈性情論〉作「𠄎」，郭店〈老子丙〉「故大道廢焉有仁義」、上博五〈弟子問〉「巧言令色，未可謂之仁也」、上博五〈鬼神之明〉「昔者堯舜禹湯，仁義聖智，天下法之」的「仁」亦皆作「𠄎」，「仁」日母真部、「身」書母真部。「真」、「侵」二部亦有通假例，《儀禮》〈士喪禮〉：「兩籩無滕。」鄭玄注：「古文滕為甸。」<sup>57</sup>《禮記》〈聘義〉：「則用之於戰勝。」鄭玄注：「勝，克敵也，或為陳。」<sup>58</sup>「滕」、「勝」從侵部的「朕」聲，與真部的「甸」、「陳」通用。「紆」有「繒帛」之訓，《詩經》〈召南·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毛傳：「織紆組紃。」<sup>59</sup>陸德明釋文：「紆，繒帛之屬。」<sup>60</sup>《禮記》〈內則〉：「織紆組紃。」孔穎達疏：「紆為繒帛。」<sup>61</sup>「繒」、「帛」為絲織品的總稱，「紆袍」即絲質的袍衣，《說苑》〈立節〉：「緼袍無表」、《後漢書》〈輿服志〉：「繒袍單衣」、《後漢書》〈東夷列傳〉：「布袍草履」皆

<sup>57</sup> 清·阮元刻，〈士喪禮〉，《重刊宋本儀禮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 433。

<sup>58</sup> 清·阮元刻，〈聘義〉，《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頁 1030。

<sup>59</sup> 清·阮元刻，〈召南〉，《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 52。

<sup>60</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頁 85。

<sup>61</sup> 清·阮元刻，〈內則〉，《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頁 539。

在「袍」字前加上形容材質的單字。<sup>62</sup>昭王賜予龔之腓內穿的絲質袍衣，沒想到腓卻讓其衣襟露了出來，昭王認為自己對鬻骨良臣之子還未有安撫，而腓不但和自己同車還穿著絲袍，給國人（包括良臣後人）的觀感不好，於是輕罰腓三日不能晉見昭王。

### 三、可（何）訖（訖）又（有）安（焉）

第二字整理者隸釋作「訴」，並謂「或釋『訓』」。<sup>63</sup>

陳劍隸為「訖」，認為當與「罪」、「過」一類詞義近，疑為「訖」之誤字，讀為「過」。<sup>64</sup>

侯乃鋒同陳劍隸定，但以其由「从」得聲，通讀為「縱」，引《禮記》〈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遊侍，縱言至於禮。」鄭玄注：「縱言，汎說事。」認為「縱言」即隨便說事，隨便說就有「不合適」或「不得體」之意，簡文「何縱有焉」是說「哪裡有什麼不合適的呢？」<sup>65</sup>

何有祖指出包牘 1「𠄎」字，何琳儀隸作「攸」、讀作「條」，證所論字當隸作「訖」，讀作「羞」，「何羞有焉」指「不必覺得羞辱」；張繼凌從之，但指出較完整的「攸」字作「𠄎」形（上博三〈彭祖〉簡 5）。<sup>66</sup>劉洪濤贊同所論字隸為「訖」，但改讀為「咎」，訓「罪」、「過」，「攸」餘

<sup>62</sup> 漢·劉向，盧元駿註譯，〈立節〉，《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 106。劉宋·范曄撰，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東夷列傳〉，《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 3677、2819。

<sup>63</sup> 陳佩芬，〈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腓 釋文考釋〉，頁 190。

<sup>64</sup>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腓》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

<sup>65</sup> 侯乃鋒，〈《昭王與龔之腓》第九簡補說〉，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hounaifeng001.htm>，2005年3月20日瀏覽。

<sup>66</sup>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筭記〉。張繼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腓 東大王泊旱》研究〉，頁 186。

(喻)母幽部、「咎」見母幽部，劉氏指出從「公」得聲之字多屬「見」、「溪」、「群」三母，而「頌」屬喻母。<sup>67</sup>

### 【按】

所論字原形如下：



有隸釋為「訴」、「訓」、「誦」、「誦」，及釋為「訛」之誤諸說。《說文》〈言部〉：「訴，告也，從言、屮省聲。」段玉裁注：「凡從屮之字隸變為屮，俗又譌屮。」<sup>68</sup>而《說文》〈广部〉：「屮，郤屋也，從广、屮聲。」<sup>69</sup>則「訴」當從「屮」或「屮」得聲，而所論字右旁明顯與「屮」、「屮」無關，不當釋「訴」。「訓」字楚簡作「𠄎」(天卜)、「𠄎」(上博二〈從政甲〉簡16)，其右旁為三筆或兩筆的波浪形，波浪形上下連筆，未有分作兩筆書寫者，與所論字不同。

楚簡「化」旁多見，作「𠄎」(天卜「𠄎」)、「𠄎」(上博三〈仲弓〉簡7「𠄎」)，亦有省去一筆作「𠄎」(包2.105「𠄎」)、「𠄎」者(上博一〈性情論〉簡32)，所論字右旁雖有「人」形，但其餘部件卻和「七」不似，故陳劍不直釋「訛」，而釋為「訛」之誤，釋「訛」讀「過」就簡文文意、文獻用例來看皆佳，但在無明確辭例證據下，不宜輕言其誤，更何況楚簡「過」字多以「𠄎」形表之。

<sup>67</sup> 劉洪濤，〈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筭記（二）〉，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0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05)，2007年1月17日瀏覽。

<sup>68</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00。

<sup>69</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450。

「从」旁在楚簡作「𠂔」(包 2.138 反「𠂔」)、「𠂔」(包 2.91「從」)，所論字右旁確有釋「从」的可能。何有祖已指出包牘 1「攸」字作「𠂔」形，張繼凌亦舉出上博三〈彭祖〉較完整的「攸」字作「𠂔」形，「支」旁以外部件與所論字右旁形近，則所論字亦有從「攸」的可能。就訓義觀之，侯乃鋒以「从」旁而讀為「縱」、訓為「不合適」，「縱」雖有「縱容」、「放縱」義，但與「不合適」、「不得體」仍有別，且所引《禮記》：「縱言至於禮」之「縱言」為「汎說事」，取的是「不加拘束」、「廣泛」義，與侯氏所訓義不同，故不取讀「縱」之說。

何有祖以「攸」旁讀為「羞」，「何羞有焉」是昭王對太尹說「不必覺得羞辱」，但觀上文太尹的動作是「自訟於王」，其言談為「罪其容於死」、「昧死言」、「此則僕之罪也」，未見太尹有自覺羞辱之處，是以不從此說。太尹自訟之言重點在於「罪」，昭王「太尹之言腓，何𠂔有焉？」承此而答，則「𠂔」字當亦與「罪」有關，就此點觀之，劉洪濤由「攸」旁讀為「咎」，與文意正合，可備一說。

但「咎」字楚簡多見，多作「𠂔」(上博一〈孔子詩論〉簡 9)，且「𠂔」字從「言」，筆者疑「𠂔」或可讀為「誅」，訓「罪」、「過」。《說文》〈言部〉：「誅，罪也，從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誅。』」<sup>70</sup>《詩》〈邶風·綠衣〉：「我思古人，俾無誅兮。」毛傳：「誅，過也。」<sup>71</sup>此意古籍多以「尤」表之，如《說文》所引「報以庶誅」今《尚書》〈周書·呂刑〉作「報以庶尤」，<sup>72</sup>《詩》〈鄘風·載馳〉：「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毛傳：「尤，過也……尤本亦作誅。」<sup>73</sup>「攸」餘母幽部、「誅」匣母之部，

<sup>70</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01。

<sup>71</sup> 清·阮元刻，〈綠衣〉，《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76。

<sup>72</sup> 清·阮元刻，〈呂刑〉，《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303。

<sup>73</sup> 清·阮元刻，〈載馳〉，《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125。

韻旁轉，「餘」、「匣」二聲有通假例，如「以」餘母之部、「有」匣母之部，《尚書》〈益稷〉：「車服以庸」之「以」，<sup>74</sup>《春秋繁露》〈度制〉引作「有」；<sup>75</sup>《詩》〈大雅·皇矣〉：「臨下有赫」之「有」，<sup>76</sup>《潛夫論》〈班祿〉引作「以」；<sup>77</sup>《說文》〈心部〉：「愆，過也，從心、衍聲。寒，或從寒省。」<sup>78</sup>「衍」餘母元部、「寒」匣母元部；又甲文、金文多假「毓」（餘母覺部）為「后」（匣母侯部），皆其例。簡文「可（何）訖（訖）又（有）安（焉）」意即「有什麼過錯呢？」

#### 四、虜（吾）未又（有）以憂（擾／優）汙（其）子

整理者讀「憂」為「憂」，未有訓，「汙子」連下讀作「汙（其）子，臍既與吾同車」。<sup>79</sup>秦樺林以為「子」可能只是名詞前綴，非表示「死難者之子」，如「介之推」又稱「介子推」。<sup>80</sup>張繼凌訓「憂」為「擔心」。<sup>81</sup>

劉洪濤將「汙子」連上讀，讀作「吾未有以憂其子」，訓「憂」為「恤」，「其子」指眾多鬻骨良臣的後代，龔之臍只是其中一個。<sup>82</sup>周鳳五訓「憂」為「撫卹」，認為「吾未有以憂其子」是昭王自謙的說法，其實昭王拔擢龔之臍駕馬車之用意就在照顧遺孤。<sup>83</sup>

<sup>74</sup> 清·阮元刻，〈益稷〉，《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 70。

<sup>75</sup> 漢·董仲舒，〈度制〉，《春秋繁露》（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38。

<sup>76</sup> 清·阮元刻，〈皇矣〉，《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567。

<sup>77</sup> 漢·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班祿〉，《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61。

<sup>78</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15。

<sup>79</sup> 陳佩芬，〈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臍 釋文考釋〉，頁 190。

<sup>80</sup> 秦樺林，〈楚簡《昭王與龔之臍》補釋〉。

<sup>81</sup> 張繼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臍 東大王泊旱》研究，頁 195。

<sup>82</sup> 劉洪濤，〈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筭記（二）〉。

<sup>83</sup> 周鳳五，〈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臍〉新探〉（初稿），頁 7。

【按】

「汧(其)子」二字有屬上讀為「吾未有以憂其子」，和屬下讀為「其子腓既與吾同車」兩種斷句方式，將「其子」下讀的學者，多以「其子」為「鬻骨良臣之子」，唯秦樺林以「子」為名詞前綴，若此則「子腓」指「龔之腓」，但簡文除此處外，提及龔之腓九次，在敘事時皆稱「龔之腓」，對話中皆單稱「腓」，唯此處稱「子腓」的可能性較小。劉洪濤對屬下讀之說有所評論，其一：「吾未有以憂」之「憂」應訓「恤」，為及物動詞，若「其子」下讀就少了賓語；其二：「其子」之「其」指上文「鬻骨」的「楚邦之良臣」，說「其子龔之腓既與吾同車」，似乎意味著鬻骨良臣只有一位，即腓的父親，這樣顯然是不合理的，劉洪濤反駁有理，筆者從之將「其子」上讀。

不論「其子」屬上讀或連下讀，學者多以龔之腓為鬻骨良臣之子，秦樺林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龔之腓如果真是「烈士之後」，昭王非但不應使他在寒冬時還身著單衣，而且賞賜之後更不該命其「毋見」，此說有理。前已論「其子」當屬上讀，就簡文觀之，沒有證據證明龔之腓一定為鬻骨良臣之後。此外，由昭王對鬻骨良臣遺孤的掛念，再對照其對龔之腓的態度，也很難得出龔之腓為鬻骨良臣後代的結論。

「惓」字學者皆讀「憂」，有訓「擔心」和「撫卹」二說，「擔心」之說用於「楚邦之良臣所鬻骨，吾未有以惓其子」的情境中似有不諧，訓為「撫卹」則文意順暢，但文獻「憂」字皆不訓「撫卹」義。劉洪濤引《文選》劉楨〈贈五官中郎將〉「情眇敘憂勤」，呂延濟注「憂」為「恤」以證，但「憂勤」一詞多解為「憂愁勞苦」，周鳳五舉《說文》〈心部〉：「恤，憂也」、《尚書》〈大誥〉：「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偽孔傳：「不惟自憂而已」、《詩》〈邶風·谷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鄭箋：「恤，憂也」為證，筆者查核《說文》〈心部〉「恤」

字下段注：「惓，各本作憂，今正。」<sup>84</sup>而《說文》〈心部〉：「惓，愁也，從心從頁。」<sup>85</sup>知「恤」之訓「憂」取其「憂愁」義，「不印自恤」解為「不惟自憂而已」、「遑恤我後」即「無暇憂及我之後人」，其「恤」皆當訓為「憂愁」，由上論可知「憂」、「恤」互訓皆取「憂愁」、「憂慮」義，又上博五〈三德〉簡 16 有「不<sub>𠄎</sub>（絕）惓（憂）卹（恤），必喪其必（匹）」之語，「憂恤」同義連用為「憂慮」義，亦可為證。「憂」之訓「恤」（「憂愁」、「憂慮」）置於簡文中文意不暢。

筆者以為「惓」可讀「擾」。「憂」屬影母幽部，「擾」為日母幽部，韻同但聲不近，《說文》〈手部〉：「擾，煩也。從手，夔聲。」<sup>86</sup>而《說文》〈女部〉：「憂，和之行也。從女，惓聲。」<sup>87</sup>則「擾」從「夔」聲、「憂」從「惓」聲，兩者當不可通，但在文獻中可見「影」、「日」二母相通例，《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sup>88</sup>《穀梁傳》僖公十六年和《漢書》〈五行志〉皆作「六鷁退飛」，<sup>89</sup>「益」影母錫部、「兒」日母支部。且觀西周金文「憂」字作：



集成 2841



集成 5309

<sup>84</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11。

<sup>85</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18。

<sup>86</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607。

<sup>87</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35。

<sup>88</sup>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頁 235。

<sup>89</sup>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穀梁注疏附校勘記》，頁 85。漢·班固撰，顏師古注，〈五行志〉，《新校本漢書集注》，頁 1518。

高鴻縉以為毛公鼎（集成 2841）假「憂」為「憂」，後才加「心」旁造「憂」字，<sup>90</sup>此形與甲骨文「憂」字作「𠄎」（合集 24962）確有相近之處。又楚帛書乙：「民則有穀，亡有相憂（擾）」，「憂」字從「𠄎」、「虫」，「𠄎」當為聲符，就文例觀之讀為「擾」可通，其「虫」旁或由西周「𠄎」形寫法的「止」旁演變而來。若此則「𠄎」可通為「擾」，而「擾」有「馴順」、「安撫」義，《周禮》〈天官·大宰〉：「以擾萬民」，鄭玄注：「擾，馴也」，賈公彥疏：「擾則馴順之義也。」<sup>91</sup>《周禮》〈地官·序官〉：「以佐王安擾邦國」，鄭玄注：「擾，亦安也，言饒衍之。」<sup>92</sup>簡文「吾未有以擾其子」即昭王自言對鬻骨良臣之後未有安撫。

此外，筆者亦考慮「𠄎」或可讀「優」，「優」從「憂」聲，而「憂」從「𠄎」聲，皆為影母幽部字，可通假。《說文》〈人部〉：「優，饒也」，段玉裁注：「食部饒下曰飽也，引申之凡有餘者曰饒。」<sup>93</sup>「優」有「豐饒」、「多」之義，引申而有「寬舒」、「安撫」義，如《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sup>94</sup>《左傳》〈春秋序〉：「優而柔之」，孔穎達疏：「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sup>95</sup>又有「優厚」、「禮遇」義，如《荀子》〈正論〉：「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楊倞注：「優，猶寬泰也。」<sup>96</sup>《鹽鐵論》〈未通〉：「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sup>97</sup>《白虎通德論》〈考黜〉：「古者人君下

<sup>90</sup>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冊 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657。

<sup>91</sup> 清·阮元刻，〈天官〉，《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頁 26。

<sup>92</sup> 清·阮元刻，〈地官〉，《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頁 138。

<sup>93</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79-380。

<sup>94</sup> 漢·戴德撰，〈子張問入官〉，《大戴禮記》（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39。

<sup>95</sup>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頁 11。

<sup>96</sup> 先秦·荀況，〈正論〉，《荀子》，頁 131。

<sup>97</sup> 漢·桓寬〈未通〉，《鹽鐵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19。

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sup>98</sup>簡文「吾未有以優其子」是昭王自言對鬻骨良臣之子未有特別優遇安撫，而龔之臝不但與昭王同車，還露出昭王所賜袍之衣襟，使國人皆見之，故昭王命其毋見，以示懲戒。就訓義而言，以讀「擾」之說的可能性較大。

### 肆、結語

楚簡目前所見楚王文獻，對楚王或楚臣的形象多有某方面的正面描寫，與本篇同卷抄寫的〈昭王毀室〉所描寫的楚昭王不但不怪罪君子穿著喪服擾亂新建宮室的落成典禮，還為了達成君子的心願而拆毀宮室，其形象是寬容又有體恤之心的，本篇所展現的昭王形象大概不會與之相去太遠。筆者認為本篇簡文展現的是昭王體恤臣下之心及對為國捐軀的良臣將士之後人的牽掛。一開始昭王未注意到龔之臝在隆冬穿著單薄，此或因在取車時昭王仍未見到臝，或者顯示昭王對臝不夠關注，但在太尹提醒後，昭王立即賜予保暖之袍來彌補這個錯誤，這是他對臣下的體恤。

所賜之袍是穿在裡面的，但臝讓袍的衣襟露了出來，使國人都看見了，昭王考慮尚未受到撫卹的捐軀良臣之後人的心情和國人的觀感，於是對臝略施薄懲，使臝三日不得晉見，可見昭王對捐軀良臣和其後人的重視。

---

<sup>98</sup> 漢·班固撰，〈考黜〉，《白虎通德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31。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

- 先秦·荀況，《荀子》，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漢·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漢·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漢·桓寬，《鹽鐵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漢·董仲舒撰，賴炎元註譯，《春秋繁露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漢·劉向，盧元駿註譯，《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漢·劉熙，《釋名》，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漢·戴德撰，《大戴禮記》，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劉宋·范曄撰，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宋·朱熹，《詩集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清·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清·阮元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清·蔣驥撰，《山帶閣註楚辭》，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吳則虞集釋，《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二）近人編輯、論著

-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筴記〉，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heyouzu001.htm>，2005年4月15日瀏覽。
- 李守奎，〈《楚居》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獻中與樊相關文例的釋讀〉，《文物》2011年第3期，2011年，頁75-78、89。
-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冊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周鳳五，〈上博四〈昭王與龔之隼〉新探〉（初稿），「中國古文字理論與實踐」（Chinese Paleography: Theory and Practice）國際研討會，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主辦，2005年5月28日-30日。
-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隼〉新探〉，「2008年國際簡帛論壇」（2008 International Forum on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臺灣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Creel Center for Chinese Paleography）主辦，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承辦，2008年10月30日-11月2日於芝加哥大學國際學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ternational House）舉行。

-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話〉，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mengpengsheng001.htm>，2005年2月15日瀏覽。
- ，〈《上博竹書（四）》閒話〉，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8-78。
- 季旭昇，〈上博四零拾〉，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jixusheng002.htm>，2005年2月15日瀏覽。
-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 金俊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 侯乃鋒，〈《昭王與龔之睢》第九簡補說〉，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hounaifeng001.htm>，2005年3月20日瀏覽。
-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 秦樺林，〈楚簡《昭王與龔之睢》補釋〉，孔子200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626>，2005年2月24日瀏覽。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張崇禮，〈讀上博四《昭王與龔之睢》筭記〉，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5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57)，2007年5月1日瀏覽。
- 張繼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睢 東大王泊旱》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 陳斯鵬，〈初讀上博竹書（四）文字小記〉，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sipeng001.htm>，2005年3月6日瀏覽。
-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睢》和《柬大王泊旱》讀後記〉，簡帛研究，<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2.htm>，2005年2月15日瀏覽。
- ，〈《佔畢隨錄之六》補記〉，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7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70)，2008年9月2日瀏覽。
-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六〉，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0)，2008年8月5日瀏覽。
- 楊澤生，〈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yangzesheng001.htm>，2005年3月24日瀏覽。
- ，〈讀《上博四》札記〉，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35-338。
- 劉洪濤，〈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筭記（二）〉，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0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05)，2007年1月17日瀏覽。
- 劉雲，〈說上博簡中的「掌」字——兼談文獻中相關的字形訛變現象〉，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0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04)，2008年11月29日瀏覽。
- 劉樂賢，〈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18>，2005年2月15日瀏覽。
- 禰健聰，〈上博簡《昭王毀室》篇字詞補釋〉，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52-53。